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Scaffolding with Metaphors and Analog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ing

Shiqian Meng

Graduate School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Email: 50483921@qq.com

Received: May 25th, 2013; revised: Jun. 12th, 2013; accepted: Jun. 23rd, 2013

Copyright © 2013 Shiqian Meng.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Abstract: On a basis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its applic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of the researches of emotional scaffolding, the article provides cases in classroom teaching to elaborate on how individu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constructs emotional scaffolding with appropriate metaphors and analogies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the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the students and advocating more researchers and teachers engaging in new explorations for integration of the latest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ing and studies of teacher autonomy and learner autonom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Metaphors and Analogie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Emotional Scaffolding;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ing

以隐喻与类比构建高职英语教学的情感性支架

蒙诗茜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上海
Email: 50483921@qq.com

收稿日期: 2013年5月25日; 修回日期: 2013年6月12日; 录用日期: 2013年6月23日

摘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当代隐喻认知理论及其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以及情感性支架的相关研究, 并以课堂教学中的具体案例说明教师如何提供相适宜的隐喻和类比, 构建情感性支架, 以促进篇章理解、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作者以此呼吁更多的语言研究者与一线教师积极投入到将语言学最新理论成果与语言教学结合起来的新探索, 不断地提高高职英语教学的效果, 推进高职教师自主发展与学生自主学习的研究。

关键词: 隐喻与类比; 当代隐喻认知理论; 情感性支架; 高职英语教学

1. 引言

随着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 研究者提出: 当代隐喻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 是发现隐喻并非一种可有可无的修辞现象, 而是人类认知世界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1]。隐喻由认知而起, 又是认知的结果, 同时又推动了认知的发展, 这就揭示出

隐喻在人类认知和思维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2]。

国内外不同的研究者进行了当代隐喻认知理论应用于英语词汇教学、语法教学、阅读教学及文化教学的理论探索或实证研究。然而, 隐喻, 以及与之功能相似、内容有所重合的类比, 作为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 对语言教学的启示其实并不限于此。教师可以

利用隐喻认知理论的认知功能,即以一个概念领域(source domain)去说明另一个概念领域(target domain),帮助学生将新的概念类知识与学生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去促进学生语篇理解、提高他们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与隐喻能力“三合一”的综合能力。

本文主要研究教师如何通过对学生已有的体验、已有的知识以及他们的情感因素及需求的了解,在教学中提供相适宜的隐喻和类比,为学生搭建在他们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内的情感性支架(emotional scaffolding),通过课堂的互动及学生自己的认知,使他们理解和掌握新概念、新意义和新知识。为了更好地说明,笔者提供了在教师自主发展及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对教案、教学日志及课堂录音的整理和分析而得出的具体案例。

2. 当代隐喻认知理论与语言教学

隐喻(metaphor)长期以来只被看作是一种语言现象,一种特殊的修辞方式,一种用来修饰语言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隐喻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视角,Richards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隐喻的本质,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还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3]。Lakoff & Johnson《Metaphor We Live By》一书的出版,把语言就是隐喻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使隐喻研究正式纳入认知科学的新领域。Lakoff & Johnson提出的隐喻,其“实质是运用另一事物来理解或体验某一事物”^[4]。也就是运用与某事物相关的知识去理解、评论或体验另一事物。Ungerer & Schmid也认为:“隐喻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其认知基础是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它们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在概念域的映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5]。

另一方面,Holme认为隐喻与类比很难区分开来,而且两者在很多方面有所重合^[6]。谈到如何将隐喻应用于教学时,他提出:“此类研究主要关注四个方面,其一就是如何创建有助于探究和解释目的语内容的类比,而且教师必须使用学生已经掌握的语言来表达隐喻和类比,并帮助学生将新的概念类知识与学生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6]。

我国对于隐喻和类比与教学相结合的探索和尝试始于二十世纪末,但是主要是讨论如何教隐喻性语

言。2001年,束定芳提出:“隐喻作为类推说理的手段”,“为人们利用相对熟悉或相对容易把握的经验领域,来组织相对不熟悉或较难把握的领域的经验,形成某种态度,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提供了可能”^[1]。此后,王寅、李弘提出语言能力、交际能力、隐喻能力“三合一”教学观,探索了当代隐喻认知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2]。王寅随后指出:隐喻作为一种启发式教学方法是可取的,它有助于认识新鲜事体、熟悉抽象概念、发展思维能力^[7]。

此后,国内不同的研究者(梁三云,2005;汪少华,2005;康旭平,廖晓玲,2006;万晋红,2009;杨卫芳,2009;于广&王松鹤,2009;蒋显菊,2010等)进行了当代隐喻认知理论应用于英语词汇教学、语法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及文化教学的理论探索或实证研究。同时,谢之君认为隐喻与外语教学不是讨论如何教隐喻性语言,而是将隐喻认识方式应用到外语教学过程中,或从隐喻理论角度对外语教学有一个深刻、正确、全面的认识,并从中得到某些教学上的有益启示^[8]。这为广大研究者和教师将隐喻与语言教学的结合的探索提供了有意义的引导。

3. 情感性支架

此外,当代隐喻认知理论研究的成果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还可以体现在情感性支架的构建上,也就是通过比喻和类比的隐喻认知方式来帮助学生通过一个已知的概念领域(source domain)来理解一个未知的概念领域(target domain),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生活情感体验,为他们建立情感性支架。

从定义上来说,情感性支架就是教师采用的能够影响学生对特定学科内容问题情感反映的类比、隐喻以及叙事的教学方法,并且这种方法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情感性支架最早是由Schulman(1987)提出,他对支架理论进行了分析,并在实际操作中引用了教师在讲授重要知识概念时采用隐喻、类推和叙事方法作为学科教学法知识的一个主要实例^[9]。

美国学者Rosiek(罗西克)认为:“在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领域,教师教育研究者很少考虑到教师对学生情感的理解,尤其是缺乏对关于教师如何帮助学生使他们对所学的知识建立感情这方面内容的分析,师生之间互动过程中情感交流方面的研究也相当匮乏”^[10]。

受 Shulman 关于情感性支架与教师实践性知识关系的启发, Rosiek(罗西克)和他的研究小组开展了一项长达十多年的实践研究, 通过对 40 名新手教师和专家型教师的教学案例分析, 提出了情感性支架的分类方式, 并探讨了它对教师知识理论和教师教育课程的启示: “很多教师, 哪怕是受到严格的教学大纲和教育学派的限制, 也会对如何为学生构建情感性支架, 以帮助他们学习学科知识的具体内容进行创造性的思索。事实上, 情感性支架的概念就是通过教师对自己课堂教学实践的探索而建立起来的”^[10]。

在国内, 上海师范大学卢家楣教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进行了情感教育心理学的研究, 通过实践研究确立了教材内容的情感性分析及处理策略^[11,12], 对情感教学的目标进行了分类^[13], 并建构了情感目标分类及其测评模式^[14], 为进一步探索学科教学法课程中情感性支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

与其它普通高等学校相比, 高职院校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职高, 中专和技校, 较之于普通高校的学生, 英语基础相对较差, 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自主学习能力较差。早在 2001 年, 陈伯敏就提出: “高职学生的学习和就业特征决定并造成了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存在着特殊的情感障碍。减弱并消除这一情感障碍, 是提高和发展高职英语教学的基础和前提”^[15]。因此, 高职院校的教师更需要关注“情感因素”, 倡导“情感教学”, 为学生提供他们最近发展区内的“情感性支架”。

4. 以隐喻与类比构建起高职英语教学的情感性支架

笔者认为, 优秀的教师必须对学生已有的体验、已有的知识以及他们的情感因素及需求有所了解, 才能在此基础上提供相适宜的隐喻和类比, 为学生搭建在他们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内的情感性支架, 通过课堂的互动及学生自己的认知, 使他们理解和掌握新概念、新意义和新知识。情感性支架与以上谈到的教学各方面的关系如图 1 如示。

本文主要通过通过对笔者在自主发展及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过程中相关教案、教学日志及课堂录音的整理和分析, 提供以隐喻与类比构建起情感性支架的案例, 从而有可能帮助教师了解教学工作的情感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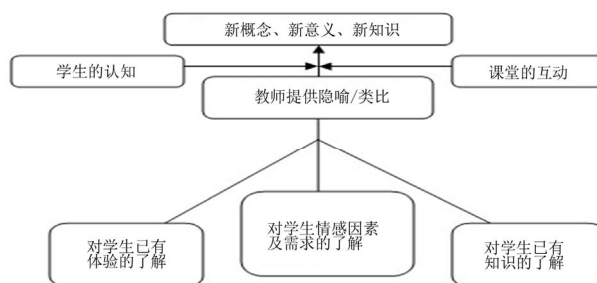


Figure 1. Construction model of emotional scaffolding with metaphors and analogies
图 1. 以隐喻与类比来实现情感性支架的构建模式

度, 并帮助学生建立对学习内容的感情及认知关系的相互促进关系, 以此来最大化地提高教师自主发展与学生自主发展。

教学中的情感性支架案例:

案例 1) (Unit 1: Reception):

本单元主要学习接待外国客人的安排事宜及相应的礼节, 涉及到美国、日本、印度、阿拉伯及泰国等国家的文化与礼仪。在备课时, 笔者就考虑到: 对于没有涉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的学生们来说, 他们对接待该国客人时适宜的身势语及问候语缺乏一定的理解和认识, 这个时候, 为学生们提供在他们能力范围内的支架, 特别是通过他们已有的社会经验或常识, 以及他们熟悉的西方文化知识, 来进行情感性支架的构建, 是帮助他们构建篇章理解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建立隐喻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 笔者设计的教学思路是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色(source domain)来分析接待该国客人时适宜的身势语及问候语(target domain)。

为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激发他们的图式理解, 首先, 请学生进行课前的预习, 通过网络及图书馆资源等自主学习资源, 查找和理解各国或各民族的文化特色, 来分析对他们而言最适宜的社交礼仪。正如王寅所提出的: “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可以将抽象的概念喻说成具体的物体, 这样可以使后者的有关特征映合到前者上去”^[7], 因此, 将抽象的各国文化特色这类抽象的概念喻说成具体的社交礼仪, 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篇章内容, 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特点, 并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学生对这项任务非常地感兴趣, 在课前, 他们就查找到了相关的资料, 分小组讨论后, 总结了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 以及接待这些国家客人时适宜的身势

语及问候语,对整个课堂教学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教师日志中,笔者提到:教师不应该仅仅关注学生的认知的反应,还应关注学生们的情感需求。在这里,通过让学生查找相关的国家文化特点等资料,激发学生对于中西方文化的兴趣,促进他们的融合型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这就是一个构建学习的情感性支架的过程,也是一个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能力、交际能力与隐喻能力“三合一”的综合能力的过程。

案例 2) (Unit 2: World Expo):

本单元主要是通过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吉祥物海宝及世博会的会徽等相关知识来引入与介绍世博会的历史、作用及未来趋势等。在课前反思中,笔者就认为由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很多我校的学生都曾担任世博会的志愿者,而且班级中有很多来自上海本地的学生,这对于构建他们的情感性支架是一个比较好的楔子。

同样地,学生们先进行课前的预习,查找关于世博会的相关材料,并以一个向外国游客介绍 2010 年上海世博志愿者的身份进行全班性的展示。学生通过自主学习,通过对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对吉祥物海宝及世博会的会徽等具体物体(source domain)来理解中国的文化特色及上海的城市特征等抽象概念(target domain),激发起了他们学习本单元内容的兴趣和积极性。

从最后课堂教学的效果来看,教师对学生预习与展示的课前任务的布置就是给学生们设置了一个在他们最近发展区内的支架,利用他们对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所激发起的亲切感与自豪感,对整个篇章内容的学习起到了一个类推说理的作用。

5. 结论

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教师以隐喻和类比为

学生构建情感性支架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教师对教材进行充分研究、对当代隐喻认知理论进行确实把握、对学生认知和情感特点进行具体了解以及对学习支架进行熟练构建的过程。另一方面,教师应该不断思考如何鼓励和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并同时通过批判性反思学习与反思性教学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笔者也希望更多的语言研究者与一线教师积极投入到将语言学最新理论成果与语言教学结合起来的新探索,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推进教师自主发展与学生自主学习的研究。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束定芳. 论隐喻的认知功能[J]. 外语研究, 2001, 2: 28-31.
- [2] 王寅, 李弘. 语言能力、交际能力、隐喻能力“三合一”教学观——当代隐喻认知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4, 20(6): 140-143.
- [3] A. Richards.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4] G. Lakoff.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5] F. Ungerer, 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8.
- [6] R. Holme.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7]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8] 谢之君. 隐喻认知功能探索[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9] L. Schulman. Knowledge and teaching foundations of the new reform.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1987, (57): 1-22.
- [10] 杰里·罗西克. 情感性支架: 学生情感和学科内容交叉点上教师知识的研究[J]. 开放教育研究, 2009, 15(5): 62-70.
- [11] 卢家楣. 教材内容的情感性分析及其处理策略[J]. 心理科学, 2000, 23(1): 42-47.
- [12] 卢家楣. 对教学内容的情感性处理策略——赋予情感策略的实验研究[J]. 心理科学, 2000, 23(6): 650-654, 719.
- [13] 卢家楣. 课堂教学的情感目标分类[J]. 心理科学, 2006, 29(6): 1291-1295.
- [14] 卢家楣. 课堂教学的情感目标测评[J]. 心理科学, 2007, 30(6): 1453-1456.
- [15] 陈伯敏. 高职英语教学中的情感因素[J]. 职业技术教育, 2001, 31: 58-59.